

# 新形式的共融——女權主義與中國教會

Margaret A. Farley 著 黃美兒譯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李清照《一翦梅》）

我以李清照的詞作為開端，非但因為它能表達我對中國的渴望，更因為我自信多少能領略到其中的訊息。這位十二世紀的中國婦女所處的文化背景，誠然與今日世界不同，但我深信不論各民族間的距離有多遠，也不論經驗和歷史如何相異，人類仍然可以分享同一真摯的感受與了解。

我和二十位婦女同赴中國，其中十位來自亞洲各國，九位來自美國和一位來自瑞典，這樣的組合代表着不同的種族與文化背景。我們都曾受過神學培育，並分別在修院、大學或堂區工作。我們到中國有相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互相學習，建立友誼，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合作，以至認識今日的中國教會和中國婦女，向她們學習。

我們當中大多來自基督教主流教會，連我在內只有三人屬於天主教會。我們在中國接觸到的，亦以基督教會神學院和教會同工為主，但我們亦探訪了一些天主教堂和修院。中國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向來沒有什麼聯繫，我們的組合也成了教會間推進合一的標記。（註一）大致上，我對中國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感受沒有很大的差別。我往往被他們在宣信及崇拜時所表現的信德、望德、勇氣和喜樂所吸引。同時，我又很驚奇地見到基督的教會仍背着歷史的擔子，而且更因國際間教會實況而加重。

我和中國教會的經歷，有些是叫我難以忘記的。現在我特別將基督徒婦女有價值的觀點，扼要地寫出來。以下討論的問題可分兩方面，首先是「信仰與文化」，其次是「神學與倫理」；這兩方面，都與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和基督徒的問題有關。

## 信仰與文化是單一抑或多元的？

今日的教會，往往認為如果要在不同的社會背

景中立足，就必須提倡本地化。現在我們不再將基督教的福音局限於西歐或北美文化，而「普世教會」的觀念亦逐漸確立。我們終於明白到天主向各民族啓示自己。因此，我們同意中國基督徒的渴望，就是既做一個真正基督徒又同時做一個真正中國人。大家可以分享同一的信仰，不再是誰依賴誰，也不再是東方依賴西方。

中國教會經過無數的迫害後，更加顯示旺盛的生命力。自五十年代開始，教會經歷了不少限制和迫害，如今卻生存下來，繼續公開朝拜天主和作証。現行新憲法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亦要求宗教信仰人士不受外國宗教團體支配。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的信仰（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都須徹底地更新，從時空上與西方有所分離，但卻不是互不相容的。中國教會雖然基本上沒有繼承西方教會的歷史，但繼承了基督信仰傳統，并渴望以一種新的形式與普世教會共融。

中國天主教會的情況令我不禁自問：究竟尊重

中國基督徒的文化特質有什麼意思？這四十年與普世教會隔絕，使它損失重大，包括與梵二發展脫節。直到最近，中西教會才進行全面的禮儀改革，從拉丁禮儀過渡到按梵二精神以本地語言舉行禮儀。

中國基督教會的禮儀顯然較中國天主教禮儀更能與時代接軌。她的禮儀形式和西方的沒有多大分別，實質意義卻大大不同，信友的參與性很高，禮儀大部份採用中文；有很多聖歌是從中國音樂譜寫出來，而不是從外文翻譯成的；在講道時，也運用了很多中國人的比喻。（當然，在很多天主教的講道中，也像基督教一樣，運用了中國人的比喻；聖歌間中也會採用中文；此外，我曾參加了一個紀念先人的彌撒，在禮儀中，不單有一般基督徒對亡者的追念，更有中國人對先人深厚感人的優良傳統）。

儘管我對中國教會的經驗淺薄，加上各地情況不同，我仍然不斷地問自己，究竟中國教會中國化到甚麼程度呢？正如我們會問：北美洲教會北美化到甚麼程度呢？或非洲教會到甚麼程度稱得上非洲

化？換句話來說，如何使基督福音和基督徒生活與當地文化分離或連結呢？我知道這問題是今日的學者和傳教士所關注的，也是教會領袖和信徒們長期探索的。（註二）但在中國天主教會內，我得到了新的啓示，是我從前所料想不到的。

「中國天主教會中國化到甚麼程度？」也許是我永遠解答不了的問題。儘管在公開的禮儀中，外來的影響多於中國文化，然而，在每一次我參加的禮儀中，我都感到有一個特徵和感受，我就將這特徵當作是中國式。究竟這是否中國文化？只有那些熟悉中國文化的人，才能分辨出來。無疑，我明白到，梵二前的崇拜方式與梵二後世界各地採用的禮儀之間，存在著鴻溝。我自己已經跨越了這鴻溝，一下子又跳回鴻溝的彼岸來。在這奇怪的情況下，令我不禁要追問福音的核心是甚麼？

當我回到美國後，我聽到一位中國基督教學者說：「這是第一次有一個真的中國教會，她將來的發展全操在中國人手裡。他們有基督徒的信仰，會

尋找自己的崇拜和團體的方式。」我明白他所指的是中國教會的自治、自養和自傳。(註三)至於箇中其他意義，我仍然不清楚。因為他似乎是說中國人(或拉丁美洲人、或西歐人和北美洲人)有他們特別的「信仰」。究竟何謂信仰？基督徒相信什麼？信誰人？這些都是教會長期以來的問題，且是從信仰引發出來的，不一定只有一個答案。我在這裏所關注的，是信仰與文化不能避免的關係。

我還是不太懂得怎樣把某一特定教會與其特定文化的關係描繪出來，因為當我們認真考慮基督信仰本地化時，有很多十分複雜的問題是不能避免的。其中一點是要與每一個獨特的文化保持距離，以便能加以批判；我們固然要肯定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價值，但亦必須懂得與各文化保持距離。西方的基督徒正在學習尊重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因為他們接觸到的是一個對自己的文化進行自我批判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中國。毛澤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本是要將人民從封建和儒家的因素解放出來；但毛澤東等

人推動的文化大革命，卻是要切除所有傳統文化，使無數個人和團體受盡痛苦。這一切固然造成批判性距離，可是卻達到四人幫所未能預料到的偏差地步。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以來，中國起碼也有些人能保持另一種批判性距離。至於中國基督徒能在這方面做什麼？現在還是言之過早，只有拭目以待。

有趣的是，女權運動者亦關注到文化批判。基督徒女權運動者關注到怎樣在西方的文化中，批判及重建基督信仰傳統。正如其他的文化批判者，以批判的角度闡釋傳統，揭露弊端和歪曲的地方，重新發掘被遺忘了或被忽略了的先知聲音，懷着尋求真理的希望去重建傳統的重要部份。為女權運動者來說，不論何謂忠於福音，肯定不是指過往基督徒那般只知保存父權文化。

那麼，怎樣才算得上是個與文化認同的教會？不同文化的基督徒應如何互相來往？我認為在與中國來往時，應由中國基督徒自己決定：甚麼是中國文化？甚麼是基督徒信仰？要在普世教會內尊重一

個獨特的教會，就必須信任那個教會能明智地分辨它的崇拜方式，亦能在支持或反抗國家權力上負起責任，以及從基督徒傳統中明白天主的訊息。這不是說中國（或其他）教會能獨自作抉擇或存在，而不需要與跨越更廣闊時空的普世基督徒團體往來，互相支持。這並不是說它不能對其他基督徒教會有所要求，或不能接受他們的挑戰。這也不是說它的宗教經驗或問題是那麼特別，以致不能和世界上其他基督徒團體分享。

中國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曾告訴我，中國教會的責任重大，亦充滿希望。中國天主教會要長時期面對它內在分裂的創傷；任何外間權威都不能幫助它解決那「公開」教會和「地下」教會之間的問題。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都要面對教會合一的問題（他們都承認是分離了的宗教）。潛伏着的一些未解決問題包括：宗教自由，以及既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亦不受本國政府控制的自決行動。在這些問題的背後就是人民所渴望的，即他們永遠不會再被迫

或被指使去傷害別人和互相出賣。

在中國教會內，必須尊重每個人的身份、自決、責任和尊嚴。基督徒如果要與不同文化和歷史的人彼此往來，便不能只著眼於個別團體的特質與自治，而應該與所有基督徒團體分享同一的信仰、希望和任務。我們當然不可以拿一個人的信仰經驗去當作是所有人的信仰經驗，但卻可以在同一的「中心點」會合（這「中心點」可領悟而無法言傳）。即使強迫所有基督徒都成為同一的模式，亦不能把基督徒聯繫起來；如果尊重彼此的不同，反而可以把他們團結起來。

## 神學的任務要求共同探索

共通和相異的問題與關係，不單只出現於教會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崇拜形式和國內各教會的關係上，也出現在所有努力活出信仰的基督徒身上，更出現在教會的神學任務上。需要共同努力探索的神學問題主要包括：基督徒對天主、對人和對

教會的認識方式。例如：中國教會會努力探索出傳統中國人對「天」的信仰與基督徒對「神」的觀念之間的異同。西方傳教士諸如利瑪竇，曾致力把這兩個觀念融合起來，稱之為「天主」。但今日的中國人對於「天」的觀念，和基督徒對於「神」的觀念，都有所改變。在很多基督教會內，女權主義者正向耶穌基督所啓示的神的父權形象發出挑戰，希望創出新的形象。同樣，女權主義者對超越與內在的觀念（指天主臨在於受造物的方式）的探索，也與中國新基督徒所重視的問題有很多共通之處。

中國的信徒，尤其是新領洗的一群，對於基督信仰中某些傳統解釋，例如罪、恩寵、自由和德行等，都覺得難以接受。有很多青年人告訴我，當他們對基督信仰開始有興趣時，覺得最難接受的觀念就是罪。他們從沒有將自己當做「罪人」，而是「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視作努力邁向成全和理想的人。當然，基督宗教神學對罪的見解並不是獨一和不能改變的。女權主義神學家對這問題特別關注，因為

他們知道當教會制定這些教義條文時，一直以來都是根據男性的經驗，而非女性的經驗。

中國教會和女權主義神學都注意到個人需要和大眾利益的重要關係。女權主義者既批判過激的個人自由主義，也不忽視個人在團體中的地位問題；它既尊重個人的特質，也重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由於中國教會過度強調大眾的利益，令中國基督徒推測到，人們近年來對宗教的興趣，是由於他們希望尋找個人的身份和建立個人與神的關係。一些信徒亦很正確地恐妨宗教會變成「人民的鴉片」，令到很多人仍然甘於受壓迫和受虐待。

中國教會內的實際情況，令它不得不重新考慮教會團體的角色和組織。文革以後仍然生還的，只有極少數老邁的神職人員，要在短時間內訓練出新的神職人員並不容易。因此，教會需要鼓勵信徒的參與。在這個倡導男女平等的國家，教會承認「女人半邊天」（這是各處中國婦女常對我們引述的一句話），也承認「在教會內，女人佔了大半邊天」

(也是很多教內女性同工對我們說的話) 這情況在基督教會比在天主教會來得明顯，但即使在天主教內，婦女的角色亦顯著地改變了，而平信徒的參與也愈來愈強。有一位主教和一些婦女告訴我們：「教會還有很多要改變的地方。」明顯地，那些女權主義者爭取男女平等和改變階級制度，剛好配合中國教會的需要。這不是說中國基督徒或基督徒女權主義者已解決了很多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問題，但如果他們朝着這目標攜手前進，他們是可以成功的。

上述這些關於神、人和教會的神學和倫理問題，是屬於整個教會的問題。由於中國佔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時，中國基督徒的經驗是不能被忽視的。加上基督徒女權主義者和中國教會在這方面曾付出過很大的努力，因此，中國基督徒婦女的意見是不容忽視的。

那些曾生活在痛苦、現已成功爭取到一定程度平等的人，和那些仍然生活在痛苦中、尚在爭取平等的人，都充滿信心和活力，而這信心是來自「青

綠的樹木」(路廿四：卅一)。反過來說，如果基督徒女權主義者的信心是來自「枯槁的樹木」，那便不會有這樣的力量和生命力了。讓我們同懷信心，充滿希望，使這項任務達成吧！

## 附註：

一．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被中國政府視為兩個不同的宗教。我發覺這兩個教會交流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知道近四十年來，世界上進行着的合一運動。聽說這兩個教會間的合作，在農村多於在我們探訪過的城市。

二．就推進基督宗教本地化問題，中國教會歷史充滿着教會當局與傳教士之間的爭論。十七、十八世紀的禮儀之爭就是一個好例子。

三．這名稱是指政府所規定的「三自運動」，它在基督教會內比在天主教會內運用得更多。在這篇短文中，我沒有將這運動的組織和策略解釋出來，相信讀者必可從其他資料來源獲悉。